

#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研究

## ——基于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sup>1</sup>

王卯萍

(昆明学院 旅游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在横断山民族走廊这一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交往密切的多民族交错杂居区内, 族际通婚既是民族互动交往的必然结果, 更是从民族联姻视角展示该民族走廊族际共生关系的重要视窗。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测算分析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特点并剖析人口规模、人口流动、教育发展、文化互动、经济共生等因素对这一状况形成的影响及保障作用, 以期继续发挥该民族走廊良好通婚关系对推进这一地区和谐共生民族关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族际通婚; 横断山区; 民族走廊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 (2018) 04-0090-08

我国西南边疆滇、藏、川三省区相邻地域内数列南北走向的山系统称为横断山脉, 这里, 众多的河谷为古代先民的聚居、迁徙和繁衍提供了极好的天然场所, 藏、羌、彝、白、傈僳、回、纳西、汉等数十个民族长期在此交错杂居、互动交往, 使这一地区不仅发展成为我国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 更是一个民族共居、文化共存、民族关系和谐共生的典型区域。因此, 众多学者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对这一民族走廊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进行了阐释, 但却忽视了族际通婚这个特殊的研究视角。这是因为, 不同民族两性成员间缔结婚姻关系的状况与民族成员间接触及交往的频度、程度、深度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衡量和体现民族关系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 对族际通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从全国视角出发宏观描述和分析各民族间的通婚现状及变化趋势;<sup>①</sup>对某个民族或某一行政区域进行的族际通婚个案调查研究<sup>②</sup>; 对云南、武陵地区、汉藏通婚的发展历史及特点表现进行梳理<sup>③</sup>。本研究将突破既往成果只关注全国整体民族通婚现状或某个民族、某一较小地区通婚个案描述这一状况, 更准确具体地呈现与分析横断山这一多民族聚居地族际通婚的现状、特点及其促成机制。因此, 本研究主要对《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上、下)》<sup>④</sup>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测算, 解析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的具体状况, 并尝

<sup>1</sup>【作者简介】: 王卯萍, 女, 云南昆明人, 昆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等。

【基金项目】: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横断山区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交往空间拓展机理研究”(41461031)。

<sup>①</sup>李晓霞. 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J]. 人口研究, 2004, (3); 李晓霞. 试论中国族际通婚圈的构成[J]. 广西民族研究, 2004, (3); 刘中以, 张莉. 中国族际婚姻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15, (3).

<sup>②</sup>何生海, 孙傲. 阿拉善左旗族际通婚研究[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4, (3); 卢春梅, 高发元. 贵州威宁彝族“果”支系通婚圈变迁趋势研究[J]. 思想战线, 2012, (4); 张禹青, 鲁刚. 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案例研究——基于云南三个民族乡镇的田野调查[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13 辑.

<sup>③</sup>鲁刚, 张禹青. 我国族际通婚的历史轨迹[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2); 王平.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J]. 三峡大学学报, 2008, (5); 邹立波.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汉藏通婚研究[J]. 藏学月刊, 5 辑.

<sup>④</sup>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M]. 北京: 民族出版

试从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流动、教育发展、文化互动及经济共生等层面分析这些因素对其族际通婚的影响与保障作用，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横断山民族走廊和谐共生民族关系的认识，为推进我国其他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族际通婚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文中横断山民族走廊的研究范围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共 71 个县域单元。选取能准确反映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权重的指标即人口集中度<sup>3</sup>对生活在该民族走廊的 55 个少数民族进行筛选，以人口集中度大于等于 10% 为标准，遴选出 9 个主体民族，即汉、彝、藏、傈僳、纳西、羌、普米、怒族和独龙族（见表 1），以他们之间的通婚情况来反映该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的整体状况。此外，需特别注意，横断山民族走廊内的汉族人口虽只占全国汉族人口的 0.27%，未达 10% 的标准，但其人口总量却是该民族走廊总人口的 35.02%，位居第一，因此，汉族也被遴选为 9 个主体民族之一。

表 1 横断山民族走廊 9 个主体民族的人口集中度

民族	汉族	彝族	藏族	羌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纳西族	普米族
人口集中度 (%)	0.27	29.02	34.57	52.12	70.74	82.17	86.98	90.78	93.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计算得出。

## 一、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状况

族际通婚率是反映族际通婚总体水平及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一定时期内，某一民族所有有配偶（包括初婚和再婚）人口中，与异民族通婚的人口所占的比重即为该民族的族际通婚率。横断山民族走廊内除汉族外的其余 8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比值较大，说明这些民族通婚频繁、族际婚姻数量较多，较大比例的婚配对象已指向其他族成员。其中，怒族、独龙族、普米族这 3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均超过 50%，显然，其族外婚配已多于或基本等于族内婚配，尤以怒族为甚，通婚率高达 59.96%，近六成的怒族民众的婚配对象都是其他族成员。9 个主体民族中，汉族以 2.86% 的族际通婚率位居最低水平，有约 97% 的汉族民众的婚配对象都是本族成员。另有 3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处于 30%~50% 之间，他们是纳西族、羌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的族外婚略少于族内婚。通婚率在 10%~30% 之间的彝族和藏族则表现为族内婚为主、族外婚为辅。

表 2 横断山民族走廊 9 个主体民族的族际通婚率

族际通婚率	民族数量 (个)	各民族族际通婚率 (%)
50% 以上	3	怒族 (59.96%)、独龙族 (51.60%)、普米 (50.96%)
30%~50%	3	纳西族 (40.77%)、羌族 (36.71%)、傈僳族 (34.11%)
10%~30%	2	彝族 (27.95%)、藏族 (13.36%)
10% 以下	1	汉族 (2.8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计算得出。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率的大小与民族人口规模呈明显负相关，即民族人口规模越大，其族际通婚率就越低；民族人口规模越小，其族际通婚率就越高（见图 1）。具体来看，走廊内独龙族人口 6028 人，占总人口的 0.06%；怒族人口 30833 人，占 0.33%；普米族人口 39905 人，占 0.43%，但这些民族的通婚率都超过 50%，他们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成员均与异民族建立了通婚关系。但是，人口占比为 35.02% 的汉族群体的族际通婚率却只有 2.86%，最大的人口规模对应的是最低的族际通婚率，究其原因，庞大的人口基数客观上为汉族民众在族内择偶提供了最多的选择性与可能性，与其他民族的通婚自然就少。

社，2013.

3 人口集中度 =  $\frac{\text{某民族在民族走廊内的人口数}}{\text{全国该民族的人口数}} \times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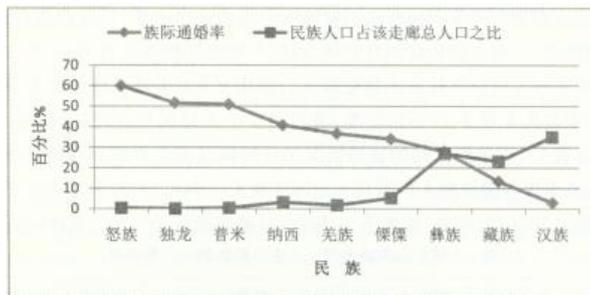


图1 各民族族际通婚率与民族人口相对规模负相关性对比

## 二、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的特点

### (一) 族际婚姻构成多源化

一个民族与多少个不同民族及哪些其他民族存在通婚现象能够反映该民族族际婚配的构成状况，以民族为单位，汉族、藏族、彝族均与其他 8 个其他民族通婚，通婚民族范围覆盖全体民族，傈僳族、纳西族与除羌族之外的其余 7 个其他民族通婚，通婚民族范围为 87.5%，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分别与 6 个其他民族通婚，通婚民族范围最小的是羌族，只与 3 个其他民族通婚，通婚范围低至 37.5%。而且，各民族族际通婚的民族范围大小与各自的民族人口规模成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通婚民族范围最广达 100%的汉族、藏族、彝族，其人口规模也是该民族走廊内位居前三的民族，各自人口数均在百万以上；人口在 10 万~100 万之间的民族包括傈僳族、纳西族和羌族，其中，傈僳族和纳西族的族际通婚对象一致，都与 7 个其他民族通婚，而仅有 3 个其他民族与具有如此人口规模的羌族通婚，这一例外主要归因于羌族在阿坝州的茂县、汶川和理县这三地绝对集中的分布格局，这里居住着该民族走廊 95%的羌族群体，加之三县周围都是传统的藏族聚居区，进一步降低了羌族与更多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人口降至 10 万以下的民族，与之通婚的其他民族数量也相应减少到 6 个，包括普米族、怒族和独龙族。总之，这 9 个主体民族各自多源化的族际婚姻的构成加剧了横断山民族走廊整体族际通婚关系的复杂性。

表 3 各民族的人口规模与通婚的民族数量 (个)

通婚的民族数量	8	7	6	3
人口				
100 万以上	3 (汉族、藏族、彝族)			
10 万~100 万		2 (纳西族、傈僳族)		1 (羌族)
1 万~10 万			2 (普米族、怒族)	
1 万以下			1 (独龙族)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整理得出。

### (二) 汉族成为各民族族际婚配中的主体对象

某一民族的单一族际通婚率能够具体而准确地反映该民族与哪一个或哪几个其他民族建立了相对更为频繁而密切的婚姻关系。某一民族与另外一个民族缔结婚姻的人口在其所有有配偶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就是该民族的单一族际通婚率。由表 4 可知，各民族与汉族的单一族际通婚率都是最高，位居第一且比值较大。其中，彝族、纳西族、怒族、羌族这 4 个民族与汉族的通婚率都超过 20%，彝汉通婚率最高，达 28.64%，在他们各自有配偶人口中约 1/4 的配偶都是汉族民众；其余 4 个民族与汉族的通婚率也在 10%以上，最低的藏汉通婚率也有 11.04%，而普米族、独龙族、傈僳族这 3 个民族与汉族的通婚率都在 15%以上。这一

事实充分表明汉族已是各民族族际通婚时最首选、最多、最重要的婚配对象，与汉族通婚在各民族族际婚姻中已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以婚姻为纽带的民汉关系已是该民族走廊内不容忽视的族际关系之一。

各民族与汉族的通婚率普遍较高这一事实和汉族庞大的人口规模直接相关。据统计，共有 936 万的各族民众居住在横断山民族走廊，占比达 35.02% 的汉族人口约 330 万，第一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为各民族跨族择偶时提供了强大的对象保障，汉族民众被选中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表 4 9 个主体民族单一族际通婚率最高的 3 个民族

	位次	汉族	藏族	彝族	羌族	纳西族	傣傣族	普米族	怒族	独龙族
通婚率居前三的民族及通婚率	第 1	彝族 0.20%	汉族 11.04%	汉族 28.64%	汉族 20.32%	汉族 24.86%	汉族 15.87%	汉族 17.46%	汉族 24.08%	汉族 17.20%
	第 2	藏族 0.044%	羌族 0.35%	傣傣族 0.21%	藏族 4.46%	傣傣族 3.70%	彝族 2.57%	纳西族 12.11%	傣傣族 19.67%	傣傣族 17.18%
	第 3	傣傣族 0.009%	纳西族 0.23%	纳西族 0.04%	彝族 0.09%	藏族 2.83%	纳西族 1.85%	傣傣族 5.91%	藏族 2.12%	怒族 7.7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计算得出。

### （三）以地理空间圈为基础形成一定规模的族际通婚联系

由表 4 可知，在该民族走廊内，怒族与傣傣族、独龙族与傣傣族、普米族与纳西族的通婚率均超过 10%，这 3 对民族间已形成较大规模的通婚流。此外，纳西族与藏族、纳西族与傣傣族、独龙族与怒族、普米族与傣傣族、怒族与藏族等多对通婚民族的通婚率都大于 2%<sup>④</sup>，表明这些民族间已形成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的通婚关系。

这些稳定的族际通婚联系都以特定的地理空间圈为基础，各民族居住空间的邻近缩短了族际交往的地理距离，降低了交往的社会成本，提高了族际交往的便利程度和交往机会，这一切都是频繁而稳定的族际通婚产生的有利条件。例如，普米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傣傣族等民族或聚居，或交错杂居于该民族走廊的丽江市、怒江州和迪庆州 3 个地区，这 3 个地区在空间上呈犬牙交错、相连贯通之势，空间近邻性特征突出。具体来看，兰坪、宁蒗、玉龙 3 地聚居着约 87.65% 的普米族民众，同时，多达 93% 的纳西族则分布在玉龙、宁蒗、香格里拉、维西等地，显然，玉龙、宁蒗两县是普米、纳西两大民族群体共同的集中分布地，同一空间内长期的聚居生活促成了普米、纳西两族间的规模通婚。兰坪、维西虽是普米、纳西两族各自的另一聚居地，但空间上两地相邻且同时与玉龙县相连，此种地域相连成片的状况也是两族通婚的便利条件。同样，怒江州是怒族、独龙族、傣傣族 3 个民族交错杂居的传统空间，这里居住着横断山民族走廊全部怒族民众的 98.89% 和近 95.31% 的独龙族民众，另外，该民族走廊内近 50 万的傣傣族民众中 52.56% 的人口也集中在这一地区。可见，这 3 个民族在怒江州这一地域空间内如此密集地杂居是怒族与傣傣族、独龙族与傣傣族频繁通婚的主要优势。可见，各民族群体因分布空间的重合或邻近而构建起的共同地理空间圈是客观上增加两族建立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和降低通婚成本的重要条件。

## 三、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分析

横断山民族走廊频繁、多源、稳定、成规模的族际通婚关系的形成是这一地区人口、社会、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sup>④</sup>①学者李晓霞将 2% 的通婚率作为是否形成通婚圈的数值标准。参见李晓霞. 试论中国族际通婚圈的构成[J]. 广西民族研究, 2004, (3).

## （一）民族人口向城镇的流动

在横断山民族走廊内，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村寨向邻近城镇的流动为族际通婚创造了现实条件。2000~2010年10年间，该民族走廊8个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sup>①</sup>的增长情况（见表5）极好地反映出这一流动态势。2000年，藏族、彝族、羌族、普米族、怒族和独龙族等6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率均在10%上下，纳西族则以21.86%的人口城镇化率位居首位。10年后，纳西族、羌族这两个民族中超过30%的人口已居住在城镇，除傈僳族外，其余5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率也大致浮动在20%左右。可见，走廊内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均有大幅提升，其中，羌族和普米族的提升幅度都大于100%，除独龙族外，其余民族也保持了超过50%的增长率。而且，这些向城镇流动的人口多以外出务工、升学、参军为主要目的，中青年成为这些流动人口的主体构成。这些民族青年男女在城镇的共同居住与生活客观上让他们获得了更多与他族成员接触交往的现实机会，拓展了其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圈域，发展了多重人际交往关系，大大提高了不同民族男女通婚的可能性。另外，随着这些民族青年男女与外界接触范围的不断扩大，自身的眼界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会提高，相应的族群约束性变弱，对其他民族的包容性则变强。再有，不同民族男女频繁的接触与交往必然有利于加深彼此了解而提高民族接纳程度。而且，这些各族青年在摆脱原有狭窄的村寨交往圈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乡土社会传统的人伦规范和婚姻禁律对他们的约束与震慑，摆脱族内择偶的禁锢。因此，这些民族青年男女的婚姻不再以地缘联系为纽带，转而依附血缘关系，婚恋对象族群身份的重要性已大为弱化，个人特质才是择偶的重要条件，他们相互嫁娶的现象层出不穷，促成了该民族走廊频繁而多元的族际通婚现状。

## （二）民族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横断山民族走廊的各民族人口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层次及劳动技能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不断提高的教育发展水平从多个层面增加了族际通婚的有利条件。首先，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民族成员往往对国家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各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更全面客观的认识与理解，能以正确的民族观认识民族间的差异，消除民族偏见，缩短与其他民族的心理距离，进而扩大对其他民族的心理接纳和包容，为族外通婚扫除心理上的障碍。其次，在接受教育时，学校为不同民族成员认识接触、共同学习提供了共同的场域，特别是较高层次的教育，民族成员多需要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圈域，在学校重构个人交往圈域，有更多机会接触其他民族的同学与朋友，逐渐削弱对本族群的依赖。教育还会改变个人的婚姻观，例如，该民族走廊内的彝族、怒族、独龙族等多个民族已从传统的民族内婚转变为与任何民族结婚都是平等和受欢迎的婚姻观。高层次的教育使民族个体拥有更多可能去追求高水平的职业地位，成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而拥有这些职业地位的群体的族际通婚倾向则更为强烈。最后，大部分适龄人口如果都能具备相近的教育程度，他们在学校或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就会有更多共同语言和接触机会，这种认同感和相互结识的客观条件一起提高了族际通婚的发生概率。

表5 2000年和2010年横断山民族走廊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

民族	2000	2010	增长率	民族	2000	2010	增长率
藏族	12.47	19.33	55.01	羌族	12.88	30.19	129.8
彝族	10.06	18	78.93	普米族	9.76	19.62	101.02
傈僳族	5.35	10.21	90.84	怒族	8.47	12.53	47.93
纳西族	21.86	35.63	62.99	独龙族	14.01	15.18	8.35

数据来源：邓作勇，高文进。《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分析——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出<sup>⑤</sup>。

横断山民族走廊各民族间形成频繁而稳定的通婚关系，与这一地区不断进步的文化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密切相关。2010年，包括怒族、独龙族等全国人口较少民族在内走廊内所有民族整体上都实现了“两基”目标，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

<sup>①</sup>在横断山民族走廊范围内，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 $\frac{\text{少数民族城镇总人口}}{\text{少数民族总人口}} \times 100\%$ 。

<sup>②</sup>邓作勇，高文进。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分析——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J]. 广西民族研究，2013，（3）。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成为该地区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以该民族走廊内人口较少、地域偏僻、教育程度较低的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为例，来看 2000~2010 年间这一地区总体教育水平的发展变化。表 6 显示，独龙族、怒族、普米族这 3 个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有增加，未上过学的人口即文盲比例都缩减了 50%左右，除独龙族高中人口比重略微下降 0.55%外，怒族和普米族的高中人口比重均有增长，普米族实现约 70%的增长率。3 个民族中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人数比重几乎都呈数倍增长，怒族的大学本科增长率高达 584.01%，研究生比重增长了 1571.89%；普米族大学本科增长幅度达 453.23%，大学专科增长幅度为 288.81%，研究生增长幅度略低，为 267.16%；整体上独龙族稍逊一筹，但其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人数也实现翻番增长。高中、大学专科、本科及研究生等层次的教育对象全是婚姻的适龄人群，这些适龄人群不仅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其人口数量成倍增长的态势都是该民族走廊族际通婚得以发展的推动力量。

表 6 2000~2010 年独龙族、怒族、普米族教育程度的变化（%）

	未上过学 (含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含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受教育年限
独龙族	-38.17	-3.79	39.94	-0.55	160.44	253.63	48.58	20.17
怒族	-58.42	14.1	60.95	18.28	361.41	584.01	1571.89	40.57
普米族	-49.18	-13.23	54.24	69.58	288.81	453.23	267.16	35.06

数据来源：郑长德.《2000 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族际比较研究》整理得出<sup>⑥</sup>。

### （三）多民族文化互动的加强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带来彼此文化因子相似性和共性的增多，在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为族际通婚夯实了基础，可以说，族际通婚是民族文化互动的必然结果，又是新一轮文化交融发展的开端。在横断山民族走廊内，无论是怒族与傈僳族、普米族与纳西族、独龙族与傈僳族，或是纳西族与藏族、怒族与藏族等多重通婚关系的背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互动联系。

怒族与傈僳族在日常宗教信仰上相似性较大。二者的鬼魂观念都十分普遍，均认为自然界的天地山川、树石等皆附有鬼灵，并且都不严格区分神与鬼，往往将对鬼与对神、山神等的崇拜结合在一起；二族中鬼灵的种类繁多、数量众多，均采用杀牲献祭的方式祭鬼；怒族对巫师的划分、巫师的传承方式及职能与傈僳族大致相同；二族中均盛行卜卦之风。此外，绝大多数怒族会讲傈僳语，在与傈僳族比邻而居的怒族村寨中，日常生活中通行傈僳语；<sup>⑦</sup>怒江的傈僳族兼通邻近民族的语言，兼讲怒语或白语<sup>⑧</sup>。普米族与纳西族历史上就是不分彼此、共居一地的同源异流的兄弟民族，泸沽湖地区的一句俗语“巴纳日知根恨泥”，意为普米和纳西是一块土地上的人，纳西族聚居地永宁乡皮匠村古称“巴搓古”即为普米族跳舞的地方，都表明普米族与纳西族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sup>⑨</sup>同时，普米、纳西两族间丧葬习俗尤为相似，二者的送魂路线都大致保持自南向北的方向；两族都会在丧葬较长一段时间后举行亡灵超度仪式，以竹、木制人偶作为亡灵的象征，普米族的“给羊子”仪式虽与纳西族的“洗马”仪式在具体内容上稍有差异，但二者的内涵却完全相同，都是指引亡灵回归祖先地，都将羊或马视为死者的化身并将其净化后接受献祭。<sup>⑩</sup>纳西族与傈僳族族源相近、语言同属藏缅语族彝语支、文化习俗相似，例如，丽江鸣音一带对信奉东巴教、识东巴字、会主持祭祀仪式的傈僳族俗称“傈僳东巴”。鸣音江旺村是纳西族与傈僳族长久通婚的缩影，村内同族人从不通婚，一个家庭里如果丈夫（妻子）是纳西族，妻子（丈夫）一定是傈僳族，每个村民都能熟练地讲纳西话和傈僳语。<sup>⑪</sup>贡山的怒族与藏族交往密切，怒族服饰有藏族特点，怒族民居上插着写有梵文的白幡旗，怒族民众操藏语、唱藏歌、跳藏舞、吃糌粑、喝酥油茶，两族走亲串戚、互送礼物。纳西族和藏族在族源上同源异流、居住上交错杂居、文化上交流融合、宗教上相互影响，促进了两族间的普遍通婚，如塔城乡、维西县的纳西村寨、大研镇的五台村、鲁甸乡等都是纳藏文化交融突出的村落。在这里，纳西东巴与藏族僧人共同为村民举行丧葬仪式，共同参加祭天活动、一起欢度正月十五“达来寺庙会”、共享各自传统风味饮食，两族间喜结良缘等现象已是常态。

<sup>⑥</sup>郑长德. 2000 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族际比较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 （四）多民族经济共生度的提升

持续而紧密的经济联系是族际通婚的重要纽带，经济利益的共享可使族际婚姻更为牢固。历史上，横断山民族走廊各民族以茶马古道为纽带构建和维系着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相互依存的族际经济联系。现今，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向度逐步提升，经济发展的空间与途径不断拓展，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共同进步、共同富裕的经济共生关系为族际通婚提供了更强大的保障。

历来就以赶马经商而闻名的普米族民众踊跃经商，不断涌现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个体工商业者在推进本族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纳西族乡村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两族间物资的有效补给和交换网络的形成。丽江古城一带的纳西族到黎明乡等傈僳族聚居地帮助当地村民发展乡村旅游，借旅游扶贫进一步巩固两族民众的深厚友谊。纳藏两族民众共同参与当地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两族农户相互交流种养殖业的技术经验，纳西农户教授藏族农户烤烟种植技术，而藏民则将牛羊养殖经验悉心交流<sup>⑦</sup>。可见，不同民族在经济上的互助交往是横断山民族走廊众多族际通婚的黏合剂。

## 四、结论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通婚的状况及特点，主要表现在走廊内除汉族外其余主体民族的族际通婚率较高，怒族、独龙族和普米族的族外婚已超过族内婚；以民族为单位，大部分民族的通婚对象较广，通婚构成极为多源；所有主体民族与汉族的通婚率均大于10%，汉族已成为各民族最重要而直接的通婚对象，民汉婚姻已是进一步稳固民汉关系的重要纽带；怒族与傈僳族、独龙族与傈僳族、普米族与纳西族、纳西族与藏族等多组民族间已形成较大规模的通婚流。在如此良好的族际通婚态势下，横断山民族走廊互动共生族际关系的形成一定有其必然性。通婚后，不同民族的成员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直接推动多重文化要素在民族间的深度交融，而且，通婚成员由姻亲关系发展为血亲关系，再到血缘的融合，正是族际通婚在不同民族成员间所搭建的多重血亲关系网将走廊内各族民众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因此，应继续发挥族际通婚在保持和进一步推进该民族走廊团结共生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此外，鉴于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流动及民族成员彼此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都是族际婚姻的促发要素，要巩固和增进类似于横断山民族走廊这样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间的跨族婚配，首先政府应为族际通婚人员及其子女提供与其他少数民族相同的政策优惠，即保障其在升学、就业、提干、税收等方面获得无差别的政策照顾。其次，着力提高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及部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保证其人口具有一定规模并能稳定增长。第三，支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提高民族群体间的经济协作程度和相互依赖度。第四，引导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镇有序转移，同时注意提高外出少数民族人口的观念意识及文化素质，为愈加频繁而多元的族际通婚提供良好的人口基础。

<sup>①</sup>石硕，李锦，等. 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319.

<sup>②</sup>徐琳，木玉璋，等. 傈僳语简介[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08.

<sup>③</sup>杨福泉. 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237.

<sup>④</sup>石硕，李锦，等. 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327.

<sup>⑤</sup>杨福泉. 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238.

<sup>⑥</sup>杨福泉. 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240.